

# 陳舜臣的國家認同與轉換

文・圖片提供／晏山農（臺灣文史作家）

據說，陳舜臣這名號在日本是與邱永漢、戴國輝齊名的臺籍文人；然而90年代以前，他在臺灣彷彿雲端之鷺，偶爾聲響頗嘹亮（1980年日本NHK製作的《絲綢之路》特集，同行者就是陳舜臣、井上靖、司馬遼太郎等大作



▲陳舜臣

家），卻無人能精準描繪其聲形。遠流出版公司於90年代起陸續出版他的小說，94年遠流老闆王榮文陪同陳舜臣伉儷前往總統府謁見李登輝總統，這才讓陳舜臣在臺灣的知名度全面揚升。爾後十餘年，陳舜臣之名再度沉寂，直到2015年元月傳出他病逝於神戶的訊息。

陳舜臣，1924年生於日本神戶的臺灣人家庭，1941年入大阪外語學校印度語科就讀（次年司馬遼太郎入讀蒙古語科，此後結為終生摯友），畢業後留任母校擔任助教。終戰後，由於臺灣人身分不得續留學校，於1946年回到故鄉，受聘擔任新莊中學英語教師，並親眼見證戰後臺灣的巨變，二二八事件更給予他莫大的創傷。

1949年，陳舜臣返回日本。1961年，以《枯葉之根》獲江戶川亂步賞，初入文壇。之後陸續發表推理小說、中國歷史小說、隨筆、評論等作品，並獲直木賞、推理作家協會賞、每日出版文化賞等文壇大獎。日、中建交後，陳舜臣取得中華人民

共和國國籍，但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，他放棄中國籍，正式歸化為日本籍，但亦未拋棄中華民國籍，直至2015年1月21日辭世。

理解包括陳舜臣在內的「在日臺灣人」，其心理歷程、國族認同呈現何種軌跡，這些都不是「它

者」、外在的作業，那是臺灣人的攬鏡自照，因為陳舜臣國族認同的困擾，同樣發生在今日的你我身上。要談陳舜臣的國家認同，得由客觀的時代環境與主觀的心理感受入手。

客觀的時代環境，即「在日臺灣人」在法律、心理所面對的衝擊。何義麟教授的《戰後在日台灣人的處境與認同》堪稱是首部探討「在日臺灣人」的力作，他以新聞傳播的角度談論「在日臺灣人」，首先是在「澀谷事件」中遭遇日本人／臺灣人法律地位的衝擊，這也堪稱二二八事件



▲陳舜臣於出生地神戶港漫遊。

的遠因之一。由於「在日臺灣人」普遍出身大地主家庭，卻因深受社會主義思潮影響，在二二八事件發生後，集體對國民政府產生惡感，國共戰爭爆發後，共產黨得勢，以及國府對「在日臺灣人」的監控、刁難，所以絕大多數「在日臺灣人」倒向「新中國」。

從1953年起出現一波「集體歸國」（中國）的熱潮，到1958年，總共有4000名留學生回歸（臺灣人占三分之二），其中包括陳舜臣的妹妹陳妙玲，以及日後擔任周恩來日語口譯官的林麗韞等。未回歸者亦在日本扮演日中橋樑，待1972年日中建交，他們絕大多數都取得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，只不過不論是回歸者或在日的親共人士，在親眼目睹中國的實況與宣傳迥然有別後，不少人的認同再起變化，有人徹底歸化日籍，也有重返臺灣再興臺灣意識者。何義麟書末所列舉的蔡朝忻，年齡、思想與經歷和陳舜臣頗類似，可作為同世代的共同經驗。

再就主觀心理層面，我們可就「大時代下的陳舜臣三部曲」來討論。《青雲之軸》是以虛構的小說家陳俊仁之名談他的認同之旅，「於是他漸漸明白，在家裡和在外面說兩種不同的語言，絕對不是什麼正常的事，而是非常特殊的例外」。陳俊仁片刻沒有忘記「我不是日本人」，《青雲之軸》讓人聯想到吳濁流的《亞細亞的孤兒》。

《憤怒的菩薩》則是陳舜臣首部以戰後初期（1946

年）臺灣為背景的推理小說，彷彿松本清張的社會派推理小說筆觸。陳舜臣以幾樁離奇的命案為出發點，揭發「狗去豬來」的民怨之聲；而命案焦點都聚於身分一漢奸，慨嘆臺灣人的認同錯亂與無奈，迄今仍未清朗。

《半路上》就是陳舜臣極翔實精采的半生記。從神戶成長，歷經戰爭的殘酷洗禮，戰後返臺見證了二二八事件的殘酷與荒謬，也目睹了國民黨落難來臺的動亂，他的書寫可說是「在日臺灣人」的集體觀感。所惜者，欠缺他個人後期於中國／臺灣／日本的國族認同轉折，要之，只能從蔡朝忻的身上去映照陳舜臣可能的身影。不過兩者最大的差別，在於陳舜臣應該是文化中國的信仰者，所以國共鬥爭、楚河漢界非他選項。而他擅寫中國的邊疆、海事人物，更不致落入大漢沙文主義的窠臼，但空白還是太多。

儘管他在《琉球之風》（NHK於1993年改編為大河劇）細縷琉球人在大明和日本薩摩藩的雙重壓制下的悲愴，無奈心酸全溢於言表。但據詹宏志表示，90年代初陳舜臣訪臺，到處有同世代的臺灣人向他痛陳1949年移民權貴的可惡，且臺灣這二十多年的民主化、本土化，他都與時俱進、深有所感。

或許，除了挖掘更多陳舜臣的信件、手札等史料外，更豐富、縝密的歷史—社會想像，會是理解陳舜臣認同的必備心法。■



▲陳舜臣作品